

觉醒青春 报国绽芳 志华

商学院 刘诗梅

在读完《觉醒年代》后，我深深地感受到小说中所传达的红色精神，也深刻地感知到文化的厚重和历史的沉重。小说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人物角色，将中国历史上的人民群众疾苦和艰难都形象地呈现出来，从中我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背景以及奋斗的民族精神，这些细节的描写，让我更为深刻地感受到那个革命时代的残酷和真实。

那是一个战争频发、愚昧腐朽的年代，却也是新思想萌发且不可阻挡之势生长的年代，是“林间嫩绿新苗”与“芥天枯木”较量，“欲与天公试比高”的年代。

在北大，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是蔡元培老先生提出的理念。透过薄弱的纸张，穿过长达一百年的历史隧道，我仿佛看见了胡适和辜鸿铭老先生的文白交锋，看见了陈独秀先生为创办《新青年》而做出的努力，看见了鲁迅感慨世道炎凉、百姓封建愚昧而争气血馒头时的绝望……满地槽粕、一行清泪，鲁迅先生在那“吃人”的社会中，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——《狂人日记》。至此，我的心中心百感交集，我无法通过单单一页文字的描述去切身感受二十世纪初的“吃人”那个颓废不堪的旧中国。在那个“吃人”的封建旧社会，我无法想象先生们一身长衣，载驮子立于腐朽污秽是何等的艰苦与愤慨。

鲁迅和钱玄同曾提出过这样一个“铁屋说”，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昏睡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中死掉，不久就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恼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钱玄同回答：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即使生于黑暗，我们亦要提着灯笼去照，照亮前路，不能困于‘铁屋’，认为必死无疑，而放弃挣扎。”

读完此书，我的心中心感慨万千，看着作者笔下的“大清已灭，陋习难除”，站在新时代中国的角度看，自是觉得十分荒唐可笑，但若立足于当时，帝制已无，救国之路未明，无厘头的做法似乎也并不难以理解，只是以今观古，现在看来有些荒唐罢了，但这也引发了我的深思，作为新时代青年，立足于“两个百年”的交汇点，应该以发展的、创新的目光看待当今的中国，而不是故步自封、自大自爱，应以更加努力的姿态，坚持“强农报国，共创未来”的发展思想，尽管只是祖国的十四亿分之一，亦要为此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。这样细水才能汇成清流，高山才能傲视群峰。

陈延年和陈乔年英勇就义时，脚踏鲜血而步上刑场，此时他们脚下的不再是自己的鲜血，而是组成五星红旗的“鲜艳红莲”。新中国的国旗，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。他们脚踏红莲而面朝曙光，高声呐喊除陋习，着力于使黑暗中的新中国看见一抹曙光。革命先烈如此，我辈青年怎可落后？军训汇演上，农大同学高声大喊的“强农报国，共创未来”，犹在耳边回响。

笔至此处，百感交集，就此停笔。愿我们新时代青年都能有一份热忱，发一份光，为事业不断奋斗，为祖国贡献力量！

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李佳妮

送你送到大路旁

“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多。”

福州最近天气不好，绵绵密下了好久的雨，天色阴沉，不像刚来时的阳光明媚。奶奶家在乡下，每次回家都只能在距离奶奶家近四里的地方下车，然后穿过马路沿着炊烟朝村子走去。

夜晚水汽在空中凝结，清早起床，远方田野上，山林中都是蒙蒙白茫茫的一片。我走在村的小路上，手里捧着行李包的伞，雨水滴落着答答地打在伞面，黑色的鞋子滑过还没来得及打上水泥，只铺了形状各异的石块的路面上，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。石块铺得不均匀，想要完全避开泥污的尘土是不可能的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跌在泥里，不小心扼杀了几棵刚刚冒芽的小草的生命。几滴雨水顺着伞面落到了我的手臂上，冰凉入骨。

“手收进去点，天冷，别感冒。”有只粗糙的手掌摩挲过我的手背，轻轻拂去袖小水珠。每次我去上学，我奶奶都会送我，这次也不例外。“知道了，奶奶。”我听话的话，把手钻进了袖子。奶奶小时候家里挺富裕的，吃穿不愁，也读了挺多书，养成了身上有一股书卷气。她跟在我身后，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，就一直这么沉默地走着，直到走到马路上。

站在那条距离奶奶家近两公里的地方等车。我闭上眼，身后的田野上传来“喔喔喔”的公鸡打鸣，有几滴细雨钻过雨伞飘到我的脸上，冰凉得像那棵遥远的、奶奶前已经被砍掉的花桂树在秋天抽芽时，米黄色的花粒粘在脸上，想到桂花，不禁让我

亲情无限

破命运之鼎 绽生命之光

——观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有感

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杨志卓

在陈塘关的惊涛骇浪中，一个脚踏风火轮的身影逐渐而来，他的咆哮冲破云霄，直入我们心底，拉开了一场关于命运与自我探索的大幕……

“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。”哪吒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标签化，从诞生之日起就被世人视作“不祥”之物。哪怕是天庇，也不愿给予他任何被宽宥的机会，只是用审判和惩罚来规训这个从未有机会证明自我的“不祥”的生命。

“若前方无路，我便踏出一条路！若天地不容，我便扭转乾坤！”当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屠城时，他却孤身一跃赴苍穹。他紧握拳头，把坚毅与不屈填满双眸，继而向着整个世界怒吼：“我命由我不由天！”这份与命运顽强抗争、奋力打破成见枷锁的勇气无疑是耀眼的。这种看似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突破也印证了：唯有在自我撕扯的痛苦中，精神才能完成螺旋式上升。或许，突破的本质不过是向死而生的赌注，在寥寥无几的有限性中，我们将绽放无限的光芒。

哪吒肩心的魔印既非宿命枷锁，亦非善善恶

号，而是一面映照当代青年的棱镜。从猩红的诅咒烙印，到烈火的抗争印记，最终化作鎏金的自我勋章，这种视觉符号的演变轨迹，暗示着当代青年突破社会标签的过程。在成见与宿命的漩涡中，每个年轻的灵魂都在经历着自我重塑的暴烈仪式，每个年轻人可能都在某个时刻成为“魔童”。

哪吒如此笃定地告诉我们：因为我们还年轻，所以拥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权利。这句话不仅是年轻人无畏的宣告，更是一种自我的允诺。允诺我们可以以成人的姿态应对失败，可以以大人的模样面对迷茫，可以在摇摇欲坠地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。成长的空间，不是一条已经规划好的道路，而是未曾受限的未来。我们要允许自己奔跑，允许自己偏航，甚至允许自己狠狠地撞墙，然后在痛楚中触摸自己成长的临界点。

同样，成丙也承受着成见的禁锢。他在父亲的期望中挣扎，背负着无法承受的压力，最终在一场对抗命运的过程中找到了自我。他的觉醒，不仅是身体上的突破，更是思想上的解放。这种自我救赎的过程，或许正是每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的必经

之路。成丙的觉醒，让我更加明白了，自我成长不仅要打破外界的束缚，更要打破内心的桎梏。真正的突破，是敢于打破成见，超越自己设限的内心。

夜幕降下时，哪吒与敖丙并肩而立的身影，让我们看到年轻人就是应该去犯错、去碰撞，把“不知天高地厚”变成“开天辟地”的本能。无论我们被贴上了何种标签，我们都拥有权力选择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中国人的骨子里始终刻着一份矢志不渝的精神，我们从一穷二白的国家，发展到如今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、第二大经济体，从落后挨打，任人宰割，到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，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我们不信邪、不怕事，因为真正的路永远在敢于把“不可能”碾成尘土的人脚下，因为唯有破命运之鼎，方能绽放生命之光。

耕读书院

游神——流动的文明脐带

商学院 徐晶

春日的闽南渔村还带着凉意，海风卷着咸味掠过红砖老屋的屋檐。震天响地的锣鼓声里，八个壮汉抬着朱红轿杆从晨雾里走来，敲锣打鼓的乡亲和围观的村民，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弯曲的海岸线，把整个渔村都围了起来。老人们说，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——春汛出海前，要先请神明把渔港码头走个遍。

游神的队伍就像过年般热闹。鸣金开道后，身着蓝袍的乐队入场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。鼓乐声不绝于耳，往来行人敬事如仪。神像端坐轿上，巡游至每家每户，村民们敬香迎驾，鞭炮烟花相送，神明便是如此安插台境，接受香火，允诺民众心愿。

福建人拜神透着股实在劲儿。你看那莆田湄洲岛的女神像，披着绣金线的披风，分明是照着渔家姑娘的模样打扮的。泉州老街上跟着游神队伍的游神，有的还长着波斯人的深眼窝——那是宋元时期番商带来的“洋神仙”。靠海吃饭的乡亲们便是把不同路数的信仰凑成一家，他们共同编织成海上丝绸之路的信仰地图。每尊神像背后的故事，都是移民闯海谋生的精神写照。

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游神表演。最令我惊叹的属福州游神：开路先锋八家将画着红蓝脸谱，手持刑具法绳踏着七里步；神轿后汉子们踩着鼓点晃轿子，逗得路边小孩直拍手；最玄乎的是傀儡附体，在密如骤雨的鼓点中，他突然浑身战栗，抄起七星剑就住自己肩膀上划。这些来自虔诚的表演形式，保存着唐宋时期“社火”的原始基因，是活态的中古戏剧化石。莆田的游神也别具一番韵味，每逢正月廿九，湄洲岛上的“迎安”仪式里，妈祖驾会特意绕行于渔港边的造船厂。船匠们以朱砂笔在神轿底座描下新船的老母纹路，再将何祖“借”一分灵巧手艺，让新船能劈开风浪，如蛟龙入海。仪式未尾，船厂老板会将一枚铜钱塞进轿缝缝，铜钱落地时的声响若清脆悦耳，则预示今年渔汛丰收——科学与信仰，在此刻微妙地达成了和解。

游神绝非简单的民俗表演。扎神轿的师傅手里那套漆线雕，非数十年难得技巧，他贴的金箔薄得能透光；给神像“化妆”的匠人调个颜料，能分出十二种红色。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化密码，通过年复一年的游神仪式完成代际传承。举着手机直播游神的姑娘小算，把抖音特效和古早阵头舞混着拍，也算赛博朋克遇见传统文化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古老的传承在短视频时代焕发新芽。

日落降临，游神队伍回到了起点，褪去华服的神像静卧于立庙中，香火里的灰烬还带着余温。渔港的灯火次第亮起来，方才热闹的石板上只剩海浪卷着鞭炮碎屑。那些刻在游神仪式里的生存智慧，那些藏在香火里的牵挂期盼，就像渔网上的绳结，把一代代人的记忆牢牢系在了一起。当现代浪潮席卷沿海渔村，游神如同一条文化脐带，将漂泊的个体与深埋在地下的文明根系紧紧相连。

浏阳河·副刊

陈俊霞撰

虞唐高跷：踩出非遗的时代鼓点

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戚玉荣

在湘乡虞唐，离我家乡仅半小时车程的地方，高跷——这项我在电视上见过的北方民俗活动，以五彩斑斓、青春蓬勃的姿态，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怀着满心期待，我踏上了这场非遗之旅。

高跷，俗称绑柴脚或扎高脚，是湘楚大地新春佳节的龙头戏。虞唐高跷已有近400年历史，近年来成为湘潭、娄底等地最受欢迎的民俗文化活动之一。2021年，虞唐高跷被评为“湖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，2023年，虞唐高跷成功入选湖南省级非遗保护名录。

正月十四，是虞唐镇第26届高跷文化艺术节。走进镇子，那些带着乡音的活字书就像热流涌进耳朵里，淳朴的乡气息扑面而来。高跷表演还未开始，现场早已人山人海。大家摩肩接踵，争相前进，想抢到最好的观看位置。小孩爬到大人的肩膀上，摇头晃脑，手舞足蹈，吵着嚷着要看高跷表演；年轻人拿着相机，踮起脚尖，高高地举起家门头顶；老人们被热闹感染，也惟地凑在一起，相互寒暄，话里话外全是对这个老习俗的深厚感情。

激昂的锣鼓声骤然响起，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目光。高跷巡游队伍迎面而来，浩浩荡荡，如一条灵动的长龙，沿街蜿蜒前行。表演者们脚踏60厘米到4米不等的高跷，稳稳当当当地街行进。打头的是威风凛凛的孙悟空，头戴凤冠紫金冠，身着金箍袖，手持金箍棒，浑身虎虎生风；旁边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，扛着九齿钉耙，时不时晃脑袋，逗得观众哈哈大笑；还有婀娜多姿的何仙姑，身着一袭粉色长裙，手持荷花，漫步轻移，优雅动人；吕洞宾则是一袭蓝袍，手持宝剑，背手而立，一身仙风道骨。他们的动作翩跹流畅，一会儿身单脚立，一会儿翻跳转圈，一会儿两两对舞。表演者们将道具抛向空中，再稳稳接住，惹得观众惊呼；有的几人配合，做出高难度动作，默契十足。

铿锵的锣鼓声渐渐密集，敲锣打鼓的汉子们满脸通红，青筋暴突，臂膀有力地挥舞着，每一次敲击都震人心魄。在一声声的震动声中，高跷上的各路“神仙”也大显神通，高跷在地上蹭出戏影，各种高难度动作层出不穷。现场掌声，叫好声此起彼伏。这一大阵仗从白天持续到夜里，此时夜空中，烟花簇忽绽放，五彩斑斓的光芒照亮了整个虞唐。人群中，观众脸上的笑容被烟火照亮，赞叹声一浪高过一浪：“这高跷踩得太绝了！”“是啊，多少年的老传统了，百看不厌！”

踩着高跷的鼓点，艺术节在欢声笑语中渐近尾声。那些在高跷上灵动跳跃、旋转的身影，宛如历史的使者，带着非遗的厚重与深沉，又似新春的号角，奏响动静之间完美的旋律。这一刻，高跷文化在日新月异完美交融，如同一首雄浑壮丽的史诗，诉说着过去，描绘着当下，也展望未来。

虞唐高跷，以独特的表演形式，实实在在地踩出了非遗的时代鼓点，奏响了传统文化的最强音，让古老的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！

家乡情怀

传统文化